

献给辛亥革命一百周年



马青霞殿

杨贵生 著

民国女侠马青霞

光绪封她一品诰命，孙文题字“天下为公”
赫赫有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、教育家、社会活动家，
南秋瑾、北青霞
辛亥革命女志士





马青霞

杨贵生
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马青霞/杨贵生著. —郑州:河南人民出版社,
2011.4

ISBN 978 - 7 - 215 - 07487 - 3

I. ①马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电影文学剧本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35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28268 号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:450002 电话:65788036)

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6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 印张 14.75

字数 220 千字 印数 1 - 3000 册

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35.00 元

主要人物表

马青霞	同盟会会员
张钟端	同盟会会员 《河南》杂志总经理
刘积学	同盟会会员 《河南》杂志总编辑
李炯斋	同盟会会员 大河书社总经理
刘恒泰	同盟会会员 留日学生
周树人	留日学生
冯玉祥	河南省督军
宝 菜	河南省巡抚
张镇芳	河南省都督
赵 倭	河南省督军
柴德贵	开封巡防队统领
张光顺	清兵低级军官
江玉山	清兵低级军官
马知县	尉氏县知县
梁启超	近代思想家 戊戌变法运动领袖之一
马丕瑶	两广巡抚,马青霞的父亲
马 母	马青霞的母亲
马吉森	马青霞的大哥 商人
马吉樟	马青霞的二哥 清廷大臣
马吉梅	马青霞的三哥 商人
马吉枢	马青霞的四哥 商人
刘现德	刘耀德的堂兄
刘现德大老婆	
刘 母	刘现德的母亲、马青霞的婆婆
刘耀德	马青霞的丈夫
马青霞的儿子	

荷 花 刘母的丫环
柳管家 开封桐茂典管家
张武文 马青霞家护院家丁
彩 云 马青霞的丫环
王致和 清兵小军官
刘醒吾 河南留日学生
燕 斌 河南留日学生
刘氏族人、丫环、仆人、留学生、清兵等若干。

序幕：

1900年，德、日、俄、法、英、美、意、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，以义和团运动和清廷“排外”为借口，大举进犯中国。7月14日攻陷天津，8月14日攻陷北京，掠夺财物，残杀人民。

画面：乌云翻滚，电闪雷鸣。

八国联军向义和团猛烈开火，义和团的勇士们死伤惨重，纷纷倒下。

八国联军的炮火向北京城猛烈轰击，城门打开，清军溃退。

八国联军拥进北京城，市民扶老携幼，哭叫着，奔跑着。

八国联军拥进空旷无人的紫禁城。

八国联军（英法）拥进圆明园，园内狼烟四起，一片火海。

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1. 丈夫病逝 / 1 | 17. 河南起义(二) / 157 |
| 2. 遗腹子 / 16 | 18. 视死如归 / 172 |
| 3. 回銮捐款 / 27 | 19. 救助战友 / 176 |
| 4. 捐款建桥 / 39 | 20. 调查鼎元 / 179 |
| 5. 捐资办学 / 54 | 21. 捐款修铁路 / 186 |
| 6. 一刀两断 / 65 | 22. 张镇芳逼款 / 190 |
| 7. 建纺织厂 / 70 | 23. 青霞被捕 / 191 |
| 8. 东渡日本 / 76 | 24. 鼎元失踪 / 196 |
| 9. 捐资创办《河南》 / 92 | 25. 青霞南行 / 197 |
| 10. 祭奠秋瑾 / 103 | 26. 相遇树人 / 200 |
| 11. 请教二哥 / 106 | 27. 鼎元结婚 / 203 |
| 12. 筹办书社 / 111 | 28. 病后返回 / 208 |
| 13. 创办女校 / 121 | 29. 积学邀请 / 209 |
| 14. 竞标煤矿 / 138 | 30. 赵倜逼款 / 213 |
| 15. 大河书社 / 145 | 31. 向冯玉祥捐款 / 223 |
| 16. 河南起义(一) / 149 | 32. 青霞病逝 / 226 |



1. 丈夫病逝

河南尉氏，刘耀德家。

刘耀德躺在床上，一副重病的样子。

马青霞说：“耀德，甲午年，北洋水师和小日本海战，全军覆没，现在又遭到外国列强的侵略，我们真要国破家亡啊！弱国必被欺，朝廷腐败无能，也同样被欺啊！”

刘耀德有气无力地说：“是呀！我看大清这棵二百多年的大树，早已从根上开始腐烂。”接着，又问道：“你二哥来信了吗？”

马青霞轻声回答道：“你忘啦，昨天我不是告诉你啦？二哥来信说，时局很紧张，太后和皇上准备西逃西安，近日北京城就有可能被外国军队攻下，他要随驾同行，以后一段时间可能无法再给家里和我写信了。”

“外国军队一攻破北京，咱家的店铺不也遭殃啦？”刘耀德担忧地念叨。

马青霞宽慰他说：“我二哥在信上讲啦，他已提前给他们打了招呼，通了信，让他们做好防备。”

“谢谢你二哥啦，有他的关照，北京店铺的生意比外地发展快多啦！”刘耀德说。

“都是自家人，客气啥！其实我二哥也没帮啥忙，跟别人家的生意相比，我们只不过是免遭地皮无赖的敲诈，能够集中精力做我们的生意而已。”马青霞说。

“朝里有人好做官，朝里有人也好做生意，都是一个理，再过一百年，也不会变。”刘耀德说。

“有道理，你们刘家祖辈从做豆腐，卖豆腐起家，后来发展的那么快，不就是因为家里出了两个进士，做了高官。”马青霞说。

“是这个理。”接着，刘耀德自语道：“不知现在北京咱家店铺咋准



备的？他们安排好没有？”

马青霞安慰说：“他们会妥善处理好的，人员和贵重的东西都会转移到安全地方。你就安心养病吧，不用操心，我已去信，会安排好的。”

刘耀德说：“我放心，有你在我放心！”

刘耀德咳了几声后，又接着说：“你来到我们刘家六年多，我一直有病在身，把生意上的事都交你啦，你太劳累啦，咱家的生意起死回生，一天天好起来，家业更大啦，保住了河南首富的名气，这都是你的功劳啊！”

“什么功劳不功劳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！你还是好好养病，能把病治好，比什么都强。再多的土地、房子、金钱，都是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……”马青霞话到嘴边，停住啦。

刘耀德理解马青霞的意思，眼角里涌出一滴泪珠，顺着眼角流了下来。马青霞看得清清楚楚，赶忙用手帕把泪水擦掉。

马青霞说：“俗话说，创业难，守业更难。你父亲去世之后，这么大的家业，别说什么发展，就是能守住，你和母亲也很不容易。”

刘耀德叹了一声说：“那时，家里的生意还是走下坡路，我怕衰败，才爱夸富，斗富。”

马青霞说：“你是不是还没忘记当年在开封与康家争富，与洋人比富的事？”

刘耀德激动地说：“终生难忘！终生难忘！”

几年前的一天。

× × 酒楼。

酒过三巡，柳管家对刘耀德说：“有一天，巩义大盐商康应举的少爷康义天，在这里喝酒，说他康家是‘头枕泾阳，脚踏临沂、济南，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，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，河南首富。’”

已有几分醉意的刘耀德没等柳管家说完，就喊了起来：“他是河南首富，那我是什么？他不就是康百万吗，我是刘半县！康义天眼里根本没有我刘耀德，我得教训教训他。”他气的把手里的茶碗摔在地上。

刘耀德说：“三天之后，我要和他比个高低，决出雌雄。”

柳管家问道：“东家，怎个比法？”

刘耀德说：“在开封东城楼上，我们两家同时往城楼下扔银子，看



谁扔得多，看谁扔得快，看谁扔得时间长！”

柳管家应道：“我安排！”

刘耀德叫自己家开的钱庄、粮行、棉行、布行的大管家们，把银子都送到了桐茂典铺子里，约有两万多两。

马青霞闻听此事，赶紧来劝刘耀德，说：“耀德，赶紧通知康家，取消比赛吧。”

刘耀德说：“我的大夫人，这事你也要管我？”

马青霞说：“这不是管你不管你的事，我是说，你就是比赢了，又能怎么样呢？”

刘耀德说：“男子汉大丈夫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这事咋能说取消就取消？”

马青霞说：“你这样做，会让世人耻笑的！”

刘耀德继续坚持，说：“这事事关刘家荣辱，不能听你的。”

马青霞一脸茫然。

第三天，上午。

开封东城楼上。

刘耀德、康义天各带自己的人马及银两齐聚城楼上。

城楼下积聚了黑压压的人群，说着笑着，等待着天上掉馅饼的好事。也有的摇着头，表示不满。

刘耀德挥着手说：“柳管家，把麻袋打开，让康老板看看，这里装的是不是银子？”

伙计们呼啦啦打开麻袋，露出银元宝。

康义天顿时感到头大如斗，手指止不住的颤抖。

刘耀德斜视着康家的麻袋，讥讽地说：“康老板，打开你的麻袋，也让刘某见识见识吧！”

康义天有些后悔，说：“刘大东家，咱们还是不比吧！”

刘耀德咄咄逼人地说：“康老板，这戏刚敲响锣鼓，咋能就收场呢？”他又指着城楼下的老百姓说：“康老板！你看开封城的老百姓多热情，一大早就来给咱捧场，咱得对得起他们，不能让他们说咱说话不算数。”

康义天头上冒出汗来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那是，那是。”

此时，一拨人马来到城楼楼梯处，负责保安的人员阻挡不住，快速



跑上城楼，向刘耀德、康义天禀报：“二位东家，楼下有一帮人冲上城楼，我们阻挡不住！”

刘、康二人猛地一惊，其他人也做出警惕的反应，刘、康同时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禀报者说：“他们自称是二位东家——家里的——老人家！”

刘、康同时又自语道：“他们咋会知道！”

二人同时前往迎接。

一拨人已走到城楼上，走在前面的是刘耀德的老母亲、康义天的老父亲，在他们的身后是马青霞。

刘耀德搀住老母亲，说道：“娘！您咋来啦？”

刘老夫人说：“来看比赛啊！”

康义天搀住老父亲，说：“老爹！您咋也来啦？”

康老父亲说：“看比赛啊！”

两人感到不对劲，但又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不知所措，满脸尴尬。

刘老夫人开口说：“咋不开始呀？”

康老父亲也催促道：“开始吧！”

康义天半信半疑地问道：“真的？”

康老父亲抬手给了他一巴掌，说道：“真的！”

他手指气得哆嗦着，骂道：“你真是一个败家子，康家迟早要败在你的手里。”

康家随行人员赶忙拉住。

康老父亲教训儿子说：“你知道咱和刘家啥关系？祖辈上都是从山西大槐树下一起逃荒到河南的。咱康家祖上从卖豆腐开始做小本生意，慢慢发了家，才有了今天的家产，咱靠的啥？靠的是讲和气、讲信誉，不是争强好胜。现在，你张狂傲气，不知天高地厚，跟刘家比着扔钱争首富，你丢我的人啊！丢康家的人啊！”

康义天突然双膝跪下，痛心地说：“儿子不孝，惹父亲生气。从今之后，如不改邪归正，誓不为人！”

这时，刘太太也开始教训儿子：“康老东家刚才讲的都是实情，你也要记在心里，咱们是一棵树上的两个树杈，都是一个根。现在，你们长大啦，翅膀硬啦，要是爱争强好胜，爱比赛呢，也行，就比比谁讲信誉、讲质量、讲服务，比比谁对社会贡献大，比比谁勤奋好学，别整天价

在那瞎胡比。我说的对不对啊?”

刘耀德唯唯应道。

站在刘老夫人身后的马青霞窃笑不止。

几个月后的某一天。

刘耀德酒兴正浓，命柳管家到潘杨湖游玩。

潘杨湖游人很多。

马青霞见有小孩在水中跳上跳下，就问船工说：“那是干什么的？”

船工说：“那是富家子弟在逗穷家孩子玩。”

刘耀德说：“这是啥玩法呀？”

船工说：“那些有钱的人，把银子扔到湖水里，让那些孩子跳到湖水中捞钱，谁捞上来是谁的。”

正在这时，划过来一只船，一个大鼻子英国水兵，掏出两个银元宝，向水中的小孩晃了晃，说：“我……大英帝国的军人，中国小孩……看看，银元宝。”说着扬手扔了下去。

两个小孩将银元宝捞了上来。

那个英国水兵又扔了两个银元宝。

那两个小孩又一个猛子，钻到水里去捞，片刻之后，又从水中钻出，往复多次。

那个英国水兵说：“捞呀！捞呀！捞出来，我再扔。”

周围看热闹的人都笑起来，英国水兵恼了，说：“笑什么笑？……中国人……你们也扔几个元宝……让我看看……”

围观的人都不敢再笑。

马青霞气呼呼地说：“欺人太甚。”

对刘耀德低声说：“你怕不怕外国人？”

刘耀德说：“怕他啥？”

马青霞说：“你不怕，咋不敢治治他们，别光会给自家人斗！”

刘耀德心领神会，对英国水兵说：“来，我给你比着扔元宝，好吗？”

他让管家取来几十个银元宝，抓起两个就扔到水里。

马青霞拉住他，说：“嗯！嗯！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他拿咱中国人开涮，你就不会要要他！”马青霞附耳低言，刘耀德兴致陡起，应声说道：“好！”





英国水兵拍着口袋说：“没了！没了！”他又伸出大拇指说：“你……中国人……有钱！”

刘耀德对英国人大声说：“你们没钱啦？你们不是水手吗？水手会游泳吧？水里有钱，跳到水里去捞元宝吧！”

刘耀德又向岸上看热闹的人们大声喊道：“你们说好不好啊！”

岸上的人们大声回应道：“好！让我们看看洋人跳水捞元宝！”

刘耀德随手又扔了两个元宝。

“跳下去呀！”“跳下去呀！”“捞元宝呀！”“捞元宝呀！”湖岸上的人们大声喊叫着！英国水手感到情况不对头，已与当初的情况发生了变化，便知趣地把船划向湖岸，上了岸。

刘耀德哈哈大笑，向着岸上的人们大声说：“你们说，洋人为啥不跳下去捞元宝吗？——这些水手不会水！”

英国水手们默默地快步离去。

刘耀德从回忆中回到眼前，说：“开封城楼那次比赛扔银子，两家的老人咋会到场？肯定是你干的好事。”

马青霞笑着说：“你猜呗！”

刘耀德说：“不用猜，当时我就能看出来，别人谁有这鬼点子！不过，争富争出朋友，比富比出民族志气，值得啊！”

“一说比富，你就兴奋起来，比吃药都灵。”马青霞说。

刘耀德说：“那时候，我最爱吹牛的一句话就是，‘南京到北京，不吃别家的饭，不住别家的店，哪里没有咱家的生意，没有咱家店铺。’话虽说得有一点夸张，但大家都承认。”

马青霞说：“我们的传统文化中都是怕露富，你倒是要争这个首富？”

“那时，你不是也叫我刘首富，我听着比什么都好听。”刘耀德说。

“我叫你刘首富，是咱们闹着玩哩。当时，我不是说‘刘首富’这个名字我叫可以，别人叫你可不要答应，人家是笑话你，是挖苦你，讽刺你。”马青霞说道。

刘耀德解释说：“夸富、争首富不好，但在商业上也有作用，说明有实力，买卖好做。”

马青霞又逗他说：“刘首富！那以后咱还和人家比吧？”

刘耀德兴奋地说：“比呗，我还敢比，我跟他们比，看谁家的媳妇有

我家的夫人好！”

马青霞说道：“看你能的！”接着又问道：“这么大的产业，家产，今后咋处理？”

“这几年咱家的生意不是全交给你啦？你管理的不是挺好吗？你还继续管理吗！你是安阳官宦人家的小姐，随你父亲，我岳父，两广巡抚，走南闯北，见多识广，才貌双全，我早就看出你与我们一般的生意人不同，是个干大事业的女人，我能娶你为妻，真是三生有幸呀！你是我的原配夫人，交给你我有啥不放心的。”刘耀德的心里感到一种宽慰和几分荣耀。

马青霞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：

六年前的一天。

气势恢宏的马家大院。

马丕瑶躺在床上咳声不止，马青霞和母亲在床前伺候。

家人来报：“陕西布政使刘鸿恩来访。”

马丕瑶有气无力地说：“刘大人在哪里？”

家人说：“大轿已到大门口。”

马丕瑶说：“快请！”

刘鸿恩下轿，走进马府的客厅。

马吉樟及家人热情迎接。

马吉樟歉意地说：“刘大人，对不起，家父病重，在内室躺着，不能前来迎接。”

刘鸿恩说：“快去看看。”

马吉樟引导，一起走进内室。

刘鸿恩说：“刘某不知马大人贵体欠安，今日才来探望，望谅解。”

马丕瑶说：“谢谢刘大人前来探望。”

刘鸿恩说：“身体哪个地方不舒服？”

马丕瑶说：“老了，身体不行啦。”

刘鸿恩说：“你这是积劳成疾，请名医看看，在家静养些时日，就会好的。”

马丕瑶说：“咱们共事多年，既是老乡，又是朋友，今天能见到你，我非常高兴。”





刘鸿恩说：“感谢多年来您对我的关照。”

马丕瑶说：“不必客气，应该的。”

刘鸿恩说：“今日拜访马大人，还有一件大事相商，不知马大人意下如何？”

马丕瑶说：“刘大人请讲！”

刘鸿恩说：“马大人的爱女今年芳龄几许？”

马丕瑶说：“小女今年十八岁。”

刘鸿恩说：“可曾许配人家？”

马丕瑶说：“这是我最挂心的事。”

刘鸿恩说：“我堂兄有一独生子，与马大人家小姐年龄相当，很般配。咱们马刘两家如能结成亲戚，在河南可以说首屈一指，无人可比呀！”

马丕瑶说：“咱们两家知根知底，朋友加亲戚，那可就是亲上加亲了。今天你住在我家里，待我给家人和小女讲一讲，就把此事定下来。”

马吉樟说：“刘大人，路途劳顿，先休息一下，住处我已安排好了。”

夜里。马丕瑶把马吉森、马吉樟、夫人和马青霞叫到卧室，把刘鸿恩来意向大家说明。

马青霞低头不语。

夫人说：“青霞也到了该成亲的年龄了。”

马青霞撒娇地说：“我不嫁，我不离开爹娘。”

马丕瑶说：“刘家是河南的首富，家财万贯。刘家祖上五世出过三个进士，也算书香门第。”

夫人：“我看，刘家比咱家还强哩，咱家才出了你爹和你哥两个进士呀！”

马吉樟说：“娘说的不对，小妹嫁的是人，而不是家里的财产、名声。”

马吉森说：“小妹嫁的不但人好，家里也好，不是更好吗？”

马丕瑶说：“听说刘耀德十几岁就没了爹，能一边读书一边经商，支撑起这么大的家业，也算是不错的男儿。”

夫人说：“只要人好就中。”

马丕瑶说：“青霞，你说呢？”



马青霞摇摇头说：“我不嫁。”

夫人：“过了这村没这店，错过了好人家，会后悔一辈子的。”

马青霞低着头不开口。

马吉樟说：“现在朝廷无能，官场腐败，政局不稳，找个做官的还不如找个经商的好。”

马丕瑶说：“我看这刘家是户好人家。”

马青霞说：“我才十八岁，还是小孩子，再停几年不行吗？”

马丕瑶说：“青霞呀，我年老体衰，撑不了多长时间啦。你的婚事定不下来，我哪会放心呀？”

马青霞坐在屋里发呆。

阴历十月二十六日，马青霞婚礼。

马青霞说：“娘，等几天不行吗？”

夫人说：“别等啦，孩子，你爹的身子，撑不了多久啦”。

漫天飘飘洒洒下着大雪，地上树上白茫茫一片。

中午时分，刘家娶亲队伍来到了安阳蒋村。

马府大院门口，挂着红绸布，贴着红对联。

院子里喜气洋洋，佣人们忙着办喜事。

接连不断有客人来贺喜，马吉樟带着家人拱手还礼。

家人来报说：娶亲的轿子快要进村了。

马家仆人，打开大门，在门口相迎。

村外官道上，刘家的娶亲队伍浩浩荡荡。

中间高头大马之上是披着大红花的新郎官刘耀德，身后是一顶贴着大红“囍”字的大轿。

马府迎亲的场面，里三层外三层挤满看热闹的人群。

马青霞坐在椅子上，丫环彩云正在帮助梳妆打扮。

她一身红衣红裤，头上戴着红花。一位妇女用红丝线给马青霞绞脸，嘴里念叨着：“左三下，右三下，女儿嫁个好人家；前面绞，后面绞，夫妻恩爱活到老。”

大轿停到门口时。

马吉樟对马青霞说：“小妹，我这朝廷的顾命大臣，出门坐轿，远路骑马，还从来没有背过人，这次大臣要背小妹上轿了！”

马青霞说：“我还不想让你背哩。”

马吉樟说：“小时候还不是经常让我背你玩？不要忘了二哥呀！”

马青霞泪流满面地说：“这次不领情，你把我背出家门，是赶我走！”

马吉樟说：“这是最后一次背小妹啦。”

马吉樟蹲下身子，让马青霞趴在背上，慢慢站起后，一步，一步，缓缓地把马青霞背出屋门、二门、大门。

彩云随身跟在后边。

马青霞偷偷地掀起红盖头，与家人告别。

响器班吹了起来。

马青霞在轿里泪流满面。

夫人痛哭流涕，哥哥、姐姐眼里噙着泪花。

轿子启动了。

人们冒着漫天大雪，跟着娶亲队伍看热闹。

刘耀德骑在高头大马上，神情得意。

在司仪的喊声中，马青霞和刘耀德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然后携手走入洞房。

10

马青霞和丈夫游岳飞庙。

他们看到秦桧夫妇的塑像，刘耀德说：“作恶多端，落得千古骂名，罪有应得。”

马青霞站在岳飞书写的《满江红》前，默念诗词。

马青霞说：“文官不爱财，武官不怕死，再加上商人不喜奸，何愁天下不太平？外国人岂敢侵略中国？”

刘耀德说：“如果都能这样，百姓则安居乐业，生意则兴旺发达。”

刘耀德的咳嗽声把马青霞从回忆中唤回。

马青霞表白说：“一晃，我已来到你刘家六年啦，我娘家谈不上什么权势，我也说不上有什么本事，但决不会欺侮别人，不沾你刘家一分钱的光，这点你放心吧？”

“我放心！我放心！有一个问题我得问问你，自从查出我没生育能力以后，也治了这么多年，没有一点效果？虽说我的病很重，但我还